女儿与母亲的连接，是一条漂亮的连衣裙吧？

史烨婷

四月的时候，腰上长了一个小小的皮下囊肿，有点儿疼，但我不以为意等着它自己好。妈妈来家里看我们的时候，我随口说了一句。她很坚持地让我去看医生。我口头答应，实际却还是和往常一样，贯彻“虚心接受意见、照原计划执行”的原则，想着我妈明天应该就忘了。妈妈并不说什么，只是自此每天发一条微信过来问问那一小粒怎么样了。我有些吃惊于她的坚持，要知道，我从小被她放养长大，自大学离家就从没有过每天短信的时候。就算当年独自在法国求学时，我们的联系频率至多也就一周一电话，打多了我觉得没必要，她嫌我烦。以至于我对女儿也是自然而然地放养。女儿幼儿园开始分房间睡觉，一年级下学期开始独自上下学，早上自己开闹铃起床……从来没有认真思索，这样的母女关系是疏离的吗？连接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妈妈仿佛是庸常生活里天经地义的存在，想不想起，她都在那里。

前些时候，因为一些网上热议的女性议题而开始认真阅读安妮·埃尔诺，重看香特尔·阿克曼的电影。而关于母亲，她们二位都留下了不少文字。在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笔下的世界里，直接书写母亲的作品有两部：《一个女人的故事》(Une Femme, 1987)和《我无法走出我的黑夜》(Je ne suis pas sortie de ma nuit, 1997)。而在其他作品中，母亲也从未远离，始终是那个不远不近触手可及的“背景”：她是《正发生》中洞察一切，透过女儿每周带回家的脏衣服就可以推测女儿生活的人；在《一个女孩的记忆》里，母亲是一脸严肃坚持陪女儿坐大巴去到暑期实习地点的人，是青春期女孩想极力摆脱的人；即使在埃尔诺拍摄的纪录片《超8岁月》的旁白中，退休的母亲来与我们同住，很快就敏锐地发现我们夫妻不合……母亲始终坚强、独立、身体强壮、永远靠自己的双手不停劳作，为自己和家人挣得一份生活。她喜欢读小说，是把阅读的兴趣带给埃尔诺的第一人，她是希望女儿利用知识跨越阶层，过得比自己好的人。但母亲也是粗粝的，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的小镇伊夫托，她四分之三的人生都在那里度过。12岁离开学校，进入工厂做工，与家庭状况相似的父亲结婚三年后，两人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份小生意——一家咖啡杂货店，起初在工业小城里尔博，从早上六点开店到晚上十一点，战争时期更是艰难，父亲还得在附近炼油厂工作，才能勉强维持全家生计。战后他们把店开回伊夫托。自埃尔诺记事起，母亲就是乡村小店女老板的样子，雷厉风行、耳听八方，永远要先招呼好客人。她在店里忙的时候绝不能打扰她，如果埃尔诺在后厨玩闹的声音过大，她会走进来，啪啪几巴掌打过来，什么也不说转身又出去忙。等埃尔诺再大一点，母亲和“我”的争吵总是围绕着晚上出去玩和穿什么的问题。“你总不会穿成这样出去吧？”这是争吵中母亲常说的话。她不希望女儿长大，那意味着分心，不再专注学业。粗暴、直接、对女儿严加管教，这让埃尔诺写下：即使在回忆中，好母亲和坏母亲也总是交替着，有时候她那么想要逃离母亲、反抗她的管束，获得自由。

另一位母亲是比利时女导演香特尔·阿克曼的母亲。阿克曼曾被誉为天才电影少女，18岁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长期关注女性题材，表现女性的工作、爱情、欲望等主题。作品风格独特，兼具悲观的幽默和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并在其艺术生涯中成为为女性发声的跨界艺术家。《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 1975)是长期以来比利时最重要的影片，而且是国际上的最佳“女性电影”之一。阿克曼于2015年去世，2013年写下了与母亲息息相关的最后一本书：《母亲笑了》。85岁高龄的母亲健康状况不佳需要做心脏手术，但又意外摔伤左臂。阿克曼回到布鲁塞尔家中陪护。母亲忽然间挣扎于生死之间，虽然出院了，但“她明白自己差点没挺过来。她明白自己老了，却不以为然。她还想活着”。 于是母亲成了需要时刻被照顾的“孩子”。像极了埃尔诺以日记体写就的《我无法走出我的黑夜》中的母亲，作家一日日点滴记录了母亲最后的时光，患阿尔兹海默症后的时光。母亲进了临终照护医院，埃尔诺每周去看望她，给她喂食、梳头、剪指甲；带绵软的点心，掰成小块喂她。

我试图在关于母亲的作品中寻找温情、寻找连接着母亲和女儿的一切，但在阅读《母亲笑了》和《我无法走出我的黑夜》这两部作品时，却被压抑和“黑夜”包围着，几乎透不过气来。无论埃尔诺还是阿克曼，她们写下的字字句句，每一个细节都是残酷的。阿克曼的母亲回到家中之后，进入到一种非常简单的“活着”的状态：“她随时能睡着。醒来。吃点东西。活着。她起床、吃饭、洗澡，这几天她能够自己进出浴缸了。接着吃饭。在沙发上打个盹。睡觉。醒来。”她会和来陪伴她的两个女儿说说话，但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除此之外，无话可说。她因为不舒服而时常呻吟，自己却全无意识。这样的日复一日，无尽循环。阿克曼需要写作，需要工作，于是躲进公寓里一个逼仄的小房间，在那里可以打开窗户抽烟，关上门写作，成为一个避难所。是在躲着母亲吗？也许是。藏起来，躲着，在害怕什么？

埃尔诺的母亲在确诊阿尔兹海默症后、最终进入临终照护医院前，在埃尔诺家中同女儿和两个外孙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时她已经开始忘记事情和人。她会搞错自己的房间和埃尔诺的书房，进门发现错了便轻轻退出去，一小时后，又进来。母亲从前很喜欢给伊夫托的亲戚朋友们写信，得病后信也变短了，前言不搭后语。她最后一次写信写下的句子，成了全书的标题：“我无法走出我的黑夜。”母亲的情况每况愈下，没有胃口，常把吃的东西呕吐出来，生活渐渐不能自理……埃尔诺说：“我害怕她死去。我宁愿她疯了。”在家里照顾她已经不再现实，埃尔诺将母亲送进照护医院，每周前去探望。所有身体机能的衰退像一场失去尊严的不可逆的大溃败：双腿支撑不起身体的重量，大小便失禁，战时物资匮乏的记忆成为在口袋里藏食物的执念……而与此同时，生的愿望又会变得如此强烈，母亲仿佛变回到孩子，被生理需求主导，对女儿无比依恋，跟她在一起才觉得安全。埃尔诺陷入深深的自责，甚至想要放下所有的工作、生活，把她带回家，什么也不干，就只照顾她，但她又明白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无法继续生活。她痛苦不堪、哭泣。面对人生最后阶段的衰老，四顾茫然。埃尔诺说：“她就是我的衰老，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她身体衰退带来的威胁。”

阿克曼也经历着同样的煎熬。母亲进医院时病得很严重，她甚至害怕母亲在她面前停止呼吸。母亲睡着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脏为了保持跳动而做着努力，我注视着她，妈妈，呼吸啊，别丢下我，要呼吸。别丢下我，现在还不行，我还没准备好，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准备好。”回到家里，阿克曼看着母亲又瘦又小地缩在被子里，心痛不已。“之前的她不是这个样子，但现在是这样。我告诉自己，这样的事情就是会发生，或许以后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然而所有的感同身受、自责、痛苦都是看不清源头的复杂感受，这样的母亲是她们完全没有准备好接受的，她们无法接受与母亲互换照顾与被照顾的角色。女儿们自私吗？她们无法接受曾经面对生活，无坚不摧的母亲，变得弱小、邋遢，无法接受母亲在生活和病痛的折磨中失去所有的光彩，这在女儿们眼里不是真相，或者说是她们无法接受的真相。她们无法接受这样的母亲，和这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告别……

阿克曼说：“从前，她非常爱美，大家都说她是个大美人，我也以她为傲，以我的母亲为傲，以这个美丽的女人为傲。我很爱她。我跟她说话，什么都聊。”埃尔诺也回忆母亲年轻时，在她第一次领圣体的仪式上，她身着黑色一步裙，头戴大大的宽边软帽，脚踩高跟鞋。她当时45岁，真是“美丽的女人”。她是埃尔诺青春岁月里信任和依恋的人，是她的避难所：孩童时，母亲的形象就是“我头顶的那片白白的遮风挡雨的影子”。后来，母亲对于埃尔诺来说，是声音，是她的声音。因为“一切都在声音里。而死亡首先是声音的缺席”。埃尔诺视书写为生命，“唯一能拯救我的是写作”。但这一次，母亲去世，她说：“文学也变得无能为力。”

母亲和女儿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连接？是习惯，是照顾，是怀念，是不舍，是自责……安妮·埃尔诺和香特尔·阿克曼两位女性艺术家无比真诚地写就的文字终究也没能说清我的疑惑。而在那么多铺天盖地的叙述、记录和回忆中，有一幅图景令我无法忘记。阿克曼描述了母亲年轻时，日常生活里再平常不过的一个细节：

“她，她的青春，她的美丽，她的衣裙，尤其是那条带着金色和橙色宽线条的夏款连衣裙。她熠熠闪光。她让我帮忙拉上拉链，我喜欢帮她穿。然后她会问我好不好看。好看，你太美了，这条裙子和你很搭，因为你的眼睛是黑色的。”

我依然说不清楚为何对这幅图景念念不忘，只因为这样的小事也曾发生在幼年的我和我的母亲之间，然后又在今天发生在我女儿和我之间。女儿和母亲的连接就是那条漂亮的连衣裙吧？是伸手拉上的那条顺滑的拉链，是“妈妈你真好看！”这大概是我能回味一生的小细节，却是在有女儿之后才意识到的事。

五月（国画） 程多多

再叫一声师父

徐慧芬

一个白面书生。这是我对许老师的第一印象。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二十出头的我踏进这所学校报到，校领导领我到教导处，对一位正在埋头刻蜡纸的中年人说，老许啊，给你带来一位徒弟，先安排在教导处，你带带她……而后又对我说，这是教导主任许慧忠老师，我们的大才子。

那是个特殊时期。正常的教学正在回归，美育课也要重新开设，但不少学校一时缺少音乐、美术教师，所以我这个有点绘画基础的年轻人被推荐到这所中学来任教美术课。我从未踏上讲台讲过课，心中的惶恐可想而知。“欢迎你啊！”是许老师亲切的笑容，和煦的目光，才让我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渐渐安定下来。还好报到时正值冬季期末，离下一个学年正式任教还有一学期。这不上讲台的一学期给了我宝贵的热身机会，我跟着许老师开始熟悉教学环境并努力学习教学种种，比如怎样撰写教案，怎样设计课堂教学步骤，怎样和学生有效地交流，包括怎样树立教师威信等等。

教导主任的角色让许老师非常忙碌，他虽主教物理，还常常充当“救火”角色——哪位老师临时有事或生病请假，找不到合适的老师代课，许老师就要去顶替，无论理科或文科。许老师私下对我说，一名教师业务一定要过硬，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先要有一桶水，这个桶还要越大越好，各种学科知识都要涉及一点，你知识面广、本事大，就不怕学生不服你。他讲起一个故事，说有个数学老师其貌不扬也不修边幅，刚进教室时，学生对其不以为然，课堂闹哄哄的，但看到他在黑板上画圆时，粉笔徒手一转，一个标准的圆赛过用圆规画出。就这一招立马让教室里安静了下来……这些话在我脑子里是烙下深深印记的。

我初来乍到那个冬天，一场大雪后，校园里积雪很深，考完试的孩子们在雪地里打雪仗堆雪人玩。他们的热闹劲也引发了我的童心，我拿了一只铅桶，拎了几桶雪，找一间空教室，拼起几张课桌，塑了一座鲁迅像。塑像快完成时，突然虚掩着的教室门被推开，随后是许老师的声音：大家都进来看看吧！接着一群学生接二连三涌进来了。鲁迅先生的面容轮廓极富特征，版画家赵延年先生创作的那帧《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木刻像，当时广为流传，于我也是烂熟于心的，所以塑像并不难。但刚才还在堆雪人打雪仗的一群学生，看到眼前用雪堆成的鲁迅像还是颇感惊奇的。在孩子们的感叹声中，许老师对他们说，这是新来的徐老师，下学期就要教你们美术课了。

很快我就悟到许老师的良苦用心，是他有意识地让我以一个“能人”的姿态在正式任教前先展示给学生。孩子们对新来的老师都是怀有好奇心的，有了不错的第一印象，他们就愿意听从你配合你，所以我后来的教学工作一直很顺利。

许老师是颇有古意的谦谦君子，无论待同事还是学生，都是言语晏晏如清风拂面，让人舒服。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了许老师的另一面。那天我踏进办公室门，听到许老师在教训一个男生，面容严肃，口气严厉：为什么要说谎呢？你一向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学生，我们是对你寄予希望的，一个人如果从小不诚实，一点小事都要耍个花招，将来怎么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我那时已兼任学校共青团工作，这位高中生团干部我是熟悉的，他低着头满脸通红，见到我脸更红了。后来才知道，前一天晚上许老师下班路上正好碰到这位学生的母亲，那时学生都住得离校近，家长大多认识许老师。言谈中这位家长说起儿子昨天很晚回家，听孩子说是许老师让他留下来出黑板报，这样她就放心了。确实这位学生干部写写画画方面很能干，平常学校搞宣传常要用到他。但那晚他是跟一个同学玩去了。事后许老师对我说，还是对他严格点好，这样有才干的学生如养成讲假话的习惯，那太可惜了。

许老师敬业爱生且又博学多才，是大家公认的，但他身上的一点书呆子气，也会惹同事笑。一个经典段子是：许老师谈恋爱时，有一回跟女友约好去看一场话剧，临出门时发现票上印有“冷气开放”四个字。许老师想到，这部话剧是当时苏联的一个剧本，其中有西伯利亚的场景。他和女友的座位是靠前的，到时候舞台上为制造现场效果，西伯利亚般的寒风真的吹过来，他的女朋友不是要挨冻了吗？于是许老师赶紧从大衣橱里取出一件棉大衣，捧在手上，带到剧场，结果是让女朋友笑煞。“冷气开放”是夏天那个剧场开放冷气，跟现在有空调一样，与西伯利亚完全不搭界。讲故事的同事对我说，你看你师父戇哦？我大笑，一旁的许老师也笑眯眯的，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

我来学校三年半后，学校改制要变为体校，不再设音美课。领导竭力挽留我，希望我暂时改行教其他科目，以后还可以培养我搞行政工作。我执意要离开，和师父许老师谈了心：我爱美术，很希望当一个纯粹的教师，但同时深感自己各方面学养不够知识残缺，新时期来临，我要争取获得深造的机会……是许老师理解了我，帮我最终说服了校领导。

我离校后几十年来，一直和许老师常来常往，许师母擅长烹饪，他们家的好菜好饭我也不知吃了多少顿。最近一次的见面，是四年前许老师来电话问我，有否时间来家聚一聚，他有几位老学生也要来，还问我手头如果还有自己出的书，能否带几本来。我欣然从命，到了许府，师母不在，师父说师母有点事情出去了。临近中午，许老师说师母不在我也弄不来饭，我们就去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吧。那次餐桌上许老师点了不少菜，要了一瓶葡萄酒，还叫了一汤盆面。席间我们合影拍了不少照。事后我才从师母口中得知，那天正是许老师的生日，师母是在医院里由女儿陪着做了个小手术。这些许老师都没告诉我们，是怕惊动大家。许老师有些学生是很有出息的，每当学生念叨老师当年的教诲和培养，许老师总要拱拱手：应该是我要谢谢你们，你们给了我很多快乐，你们有出息，是给了我面子啊！

这三年疫情中大家不便往来，我和许老师也是彼此牵挂。今年元月初，突然接到许老师女儿的电话，告诉我许老师元月7日已去世。疫情肆虐下，八十六岁的许老师没能躲过。放下电话，我找出许老师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童颜鹤发的许老师正在练书法。他曾对我说过，自己的字因为常年在钢板上刻蜡纸变得个性全无，而照片上许老师挥洒的大字极有个性。我注目良久，轻轻唤一声：师父！

梁实秋的爱情曲

唐吉慧

最近在艺术品市场里见到几封梁实秋的信，是他1972年至1975年间写给刘英士的。刘英士是梁实秋的老朋友，生于1899年，长梁实秋四岁，江苏海门人，早年协助蒋梦麟编过《新教育》杂志，1924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回国担任过暨南大学、中国公学的教授。抗战期间刘英士在重庆主持《星期评论》，因他的约稿与催稿，才有了人尽皆知的《雅舍小品》。有封信里，梁实秋对刘英士回忆往事：“你还记得，我们初识时彼此均尚未婚，距今50年矣！”

1972年5月，梁实秋卖了安东街住了20年的房子，与妻子程季淑搬去了西雅图女儿梁文蔷家里。西雅图对他们而言不算陌生，两年前梁实秋带着妻子来西雅图补了一次蜜月旅行，将近四个月的旅行，梁实秋将途中所见写了一本《西雅图杂记》。

再次来到异邦，两位老人自然高兴，梁太太见到两年前买的一棵山杜鹃长大了不少，心里尤为欢喜，逢着周末，全家外出郊游，在咸水公园捞海带，在植物园的池塘喂鸭子，在轮渡的码头喂海鸥，参观啤酒厂……常常乐而忘疲。不过身在异邦的两位老人终究水土不服，西雅图的气候原本平稳温和，冬天不十分冷，夏天不十分热，但梁实秋在1972年7月15日的信里告诉老朋友，正值夏季的西雅图，天气是凉爽的，早晚却冷如严冬：“需要穿全套冬装，内人棉裤脱不下来，洗澡需火炉，夜拥厚棉而眠，白天遇有太阳，即到院里晒太阳取暖，与台北比，真是如趋极端。”他想象着“不知冬日雨雪连绵，其何以堪！”

多年前我接连读过两三遍《雅舍谈吃》，哪怕再普通的烧饼油条、豆腐酱菜，在梁实秋细腻的笔下都叫人口齿生津。但对“吃”如此讲究的梁实秋，在美国只能无奈“认命”。7月15日的信里抱怨完气候，他随即抱怨起吃来，说：“美国饭菜不敢恭维，中国菜馆名不副实，家里自己烧菜则准备材料不方便，价钱更不论了。”8月15日的信中再次说道：“每日三餐单调之至，家乡食品购买不便，偶然吃到豆腐，价昂惊人，且味亦不对，粗而且硬。”刘英士在随后的回信中安慰了老朋友，但梁实秋在9月18日的信中依然是满腹抱怨：“你说此地顿顿有鱼虾吃，现已非如此，冰箱冰柜盛行以后，海味都是冻得梆硬的，一包一包的，没有新鲜鱼虾可吃，而且没有淡水鱼虾可吃，在此居住饮食大有问题，尤以老人为然。我因肠胃不时出毛病，咖啡与茶一概免去，冰冷的水果亦不敢问津，生活简单之至。”生活的简单可以克服，百无聊赖的时候梁太太给家人织了一件又一件毛衣，多时三五天一件；老作家则读读书写写文章，顺着帮忙洗盘擦桌子，只有吃，是他“唯一不满意的”。

第二年冬天，西雅图下过两次罕见的大雪，那天雪后，两位老人一时高兴，把自己裹得厚厚实实的外出赏雪，走出很远一段路，梁太太突然在一块冰上滑倒，站不起身，四顾白皑皑一片渺无人迹，梁实秋急得不知所措。艰难地熬过一段时间后，才由附近的住户发现，前来援救，把他们送回了家里。第二天去医院就诊，老太太照了六张X光片，所幸只是筋骨受伤，回家静养即可。但也足足在床上躺了近两个月，梁实秋在1973年4月8日的信中写道：“如今可以坐车外出，看花、吃饭，惟不能行走超过二十分钟，否则脊椎即痛。此真意料所不及之横祸也。”梁实秋到美国后犯了多次胃病，数度就医不愈，这回日夜照料跌伤的妻子，三个月来胃病居然未发，他觉得那是因祸得福了。

然而，命运并非对他总是眷顾。1974年4月30日上午10点30分，梁实秋与太太手牵着手去家附近的市场买一些午餐，途经市场门口时，突然摔下的一架梯子击中了程季淑。众人立刻相帮把伤者送进了医院。急救后，医生说还需要动大手术。手术室门口，程季淑对梁实秋说：“你不要着急，治华（梁实秋原名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随后微微一笑，进入了手术室。直到夜里11点，护士来通知梁文蔷，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那一刻女儿与父亲仅隔着十来米，她望着疲惫不堪的父亲，慢慢走了过去。梁实秋看了看女儿，说：“完了？”女儿点了点头。梁实秋浑身发抖，啜泣起来。当晚，梁实秋给刘英士去信报了丧：“英士兄嫂：内人于今日逝世。散步时被路边铁梯倒下砸伤头腿，手术麻醉后不醒，心脏衰竭而不治，享年74岁。谨此讣闻。”信笺上简单的文字，无疑是老作家深切的痛楚、悲伤的泪。信里另附有两帧梁实秋与夫人程季淑的合影，一帧摄于1926年两人结婚前，一帧摄于1959年程季淑59岁时两人在东安街寓所。相片上，梁太太一脸的古秀端庄，笑意温婉，爱意真切，数十年不变。

父女俩将亲人安葬在西雅图槐园，梁实秋既而写起了记述两人五十年生活的《槐园梦忆》，他在书桌上贴了一句话：“加紧写作以慰亡妻在天之灵”。女儿不忍老父亲孤零零一人，劝他回台湾散散心，于是梁实秋回去待了两个多月，再回西雅图时精神好了许多。

1975年3月29日，梁实秋收拾齐行囊，再次飞回了台湾。仅仅过去两个月，1975年5月26日，梁实秋寄给刘英士的信上，简单的文字如一串喜悦的音符：“英士兄嫂：前得一晤，甚以为慰。兹附上结婚照像一帧，乞赏收留念。梅雨季节，多多保重。即颂大安。弟梁实秋顿首、内子菁清附候。”

笔会

『文汇笔会』微信公众号